

数智技术时代湖南高职涉农专业与乡村振兴的互动机理研究

喻舞阳 艾金龙*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 在数智技术重塑农业生产与乡村治理格局的背景下,湖南高职涉农专业与乡村振兴战略呈现紧密的共生关系。本研究剖析二者“双向赋能”的机理与实践进路。乡村产业数智化升级倒逼高职涉农专业进行“数智化”转型,而高职涉农专业则通过培养复合型“新农人”和开展技术培训,为乡村振兴注入人力资本与创新动能。本文提出构建“数智+”人才培养模式,健全多元主体协同共育机制,并建立全过程质量监控与评估反馈体系,为湖南高职涉农教育提质培优、精准服务区域农业现代化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涉农职业教育;数智时代;乡村振兴;专业建设;产教融合;双向赋能

DOI: 10.65976/3105-4838.2026.03.022

引言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方向,强调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质量效益,并将常态化精准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强调推动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数智技术正渗透至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与服务全链条,驱动传统农业向精准化、智能化、高效化演进,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技术变革对人力资源结构提出颠覆性要求。湖南省智慧农业与数字乡村建设催生了大量“新农人”岗位,要求从业者具备跨领域数字技能。然而,当前乡村人才数字技能结构存在“倒金字塔”特征,基础性数字应用能力尚可,但专业性、高阶性数字技能匮乏。这种人才供给与产业升级需求的结构性错配,将高职涉农专业推向改革创新的风口浪尖。因此,探究数智技术时代湖南高职涉农专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互动机理,厘清产业需求如何驱动专业改革、专业教育如何赋能乡村发展,对于破解乡村人才瓶颈、推动职业教育精准适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一、数智时代乡村人才需求的变革与高职涉农教育的挑战

(一)从“传统农民”到“数智型新农人”的内涵演进与需求

数智技术重塑农业产业形态与职业内涵,推动乡

村人才从“传统农民”向“数智型新农人”演进。传统农民依赖生产实践经验,而“数智型新农人”需融合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理念与数字素养。湖南省政策导向与产业实践印证了这一趋势。《湖南省贯彻落实国务院“人工智能+”行动的实施方案》提出构建“智能装备+人工智能平台”的精准农业新模式,要求从业者具备智能农机操作、数据采集处理与生产决策能力。同时,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提升与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增长,使得农村电子商务、数字治理等应用场景日益普及。

在此背景下,乡村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层次结构特征。乡村治理现代化层面需要技术专员运维村级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层面需要技术骨干操作智能灌溉与无人机植保装备;农村电商领域需要复合型人才策划直播运营与品牌数字化营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增强利用数字工具进行精细化管理的能力。然而,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面临挑战。现代农业产业链延伸导致工作复杂性增加,现有培育内容滞后于技术迭代,缺乏高阶数字技能的沉浸式实训,导致“学用脱节”。此外,部分农民参与培训动力不足,培训项目与地方产业需求结合不紧密,培训效果可持续性有待加强。因此,数智时代对“新农人”的能力定义已超越传统农艺范畴,现有的人才供给体系在响应这一变革时显得应变不足。

基金项目: 项目资助: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数智技术时代湖南高职院校涉农专业提质升级与优化布局研究”(XJK23BZY042)。

作者简介: 喻舞阳(1996—),男,硕士,研究方向为智慧农业。

通讯作者: 艾金龙(1988—),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乡村振兴。

（二）湖南高职涉农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现状与瓶颈

湖南省高职涉农专业承担学历教育与社会培训双重使命，初步形成双轨并行格局。学历教育方面，全省七十六所高职院校中，二十三所设立涉农二级学院或专业群，涉农高职院校占比百分之三十点三，专业设置覆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主要领域。通过实施基层农技特岗人员定向培养等专项计划，为乡村基层输送技术技能型人才。社会培训方面，体系主要依托职业院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开展数字素养提升与专业技能更新培训。

然而，这一人才培养体系在应对数智化浪潮时暴露出系统性瓶颈。教学内容与产业前沿脱节，教学模式创新不足。部分专业课程设置未及时融入智慧农业最新实践，传统讲授式教学占比较大，缺乏沉浸式实训条件与项目化教学场景。育成体系碎片化，缺乏系统化设计。不同院校之间、学历教育与社会培训之间的培养目标和内容标准不统一，未形成阶梯式、模块化、一体化课程体系。多元协同育人机制未有效贯通，产教融合深度不够。院校、政府部门、农业企业等主体之间资源整合、信息共享、项目对接与利益协调机制不顺畅，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乡村产业发展需求侧之间存在“供需错配”现象。这些现状与瓶颈表明，湖南高职涉农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正处于转型关键阶段，其优化升级成效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基础。

二、双向赋能高职涉农专业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共生机理

高职涉农专业与乡村振兴之间是“双向赋能”的协同共生系统。

（一）外部驱动乡村产业数智化升级倒逼专业改革

乡村产业数智化转型构成驱动高职涉农专业改革的强大外部拉力。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将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深度融合置于突出位置。《湖南省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方案（2025—2027年）》要求实施“数商兴农”工程，推动“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这些顶层设计使得乡村地区对技术治理人才、“数商工匠”、“田间工程师”的需求变得急剧、广泛且高度复合化。面对这种产业人才需求，传统涉农专业培养模式已显滞后，其课程内容与智慧农业真实生产流程脱节，实训条件与教学方式难以支撑前沿技能训练。

这种“倒逼”机制体现在专业建设多个层面。专业内涵定位上，要求从传统种植养殖技术传授向融合物联网感知、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决策与智能装备

操控的智慧农业技术体系拓展。课程体系重构上，必须将数字化、智能化技能模块作为核心课程嵌入原有课程体系，并开发配套虚拟仿真教学软件与实战演练项目。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上，迫切需要通过共建现代产业学院等载体，将行业企业真实生产项目引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唯有主动对接数字乡村建设任务，将产业升级需求内化为专业改革动力，高职涉农教育才能破解人才供给结构性矛盾，完成从服务传统小农经济向赋能现代数智农业的跨越。

（二）内在反哺专业通过人才供给与社会服务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数智时代湖南高职涉农专业对乡村振兴的反哺与赋能，是职业教育实践性、职业导向性以及产教融合基因在乡村场域的价值实现。职业教育核心职能在于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服务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转型。在人才培养方面，高职涉农专业通过系统化课程教学与实训实习，将乡土知识与现代数智技术整合转化，培养具备跨领域复合能力的“现场工程师”与“新农匠”，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专业化人力资本。在社会服务方面，高职院校依托师资队伍与技术资源，通过技术咨询、技能培训等形式，将技术创新成果向乡村基层转移扩散，弥合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区域农业技术技能积累、创新与辐射的重要节点。这种反哺不仅提升经济效益，更激发乡村社会学习能力与创新文化，实现从外部“输血”到内生“造血”的转变。

三、推动高职涉农专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核心策略

（一）构建深度对接智慧农业产业链的“数智+”人才培养模式

构建紧贴智慧农业产业链的“数智+”人才培养模式，需遵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规律，以产业链“数智化”重构为依据，倒逼人才培养体系变革。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人工智能与农业融合置于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核心，智慧农业已演变为完整产业链条。因此，高职涉农专业人才培养必须突破传统农科框架，转向深度嵌入产业链、动态响应技术迭代的“数智+”新范式。这一模式强调教育投资需精准瞄准产业升级新型技能需求，通过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培育能够直接驱动产业链价值创造的新型人力资本。

具体而言，“深度对接产业链”要求建立基于智慧农业全链条典型工作任务与岗位能力分析的动态课程开发机制。人才培养方案需系统性融入智能传感与数据采集、农业物联网系统部署与运维等核心能力模

块,构建“农业科学基础+数智技术核心+产业融合应用”三位一体的课程集群。“数智+”内涵强调数字技能与农业专业知识有机融合,要求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创设真实产业问题学习情境,着重培养学生跨学科复合思维与解决复杂农业系统实际问题的创新能力。最终,这一模式旨在输出能够胜任智慧农业产业链关键岗位的“现场工程师”与“新农匠”,为农业现代化大产业目标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二)健全政府、院校、行业企业多元主体协同共育的长效机制

构建以“战略协同、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利益共赢”为特征的制度化合作网络,旨在超越单个院校能力与资源边界,实现对乡村全域人力资源的系统性开发。政府核心职能在于顶层设计、政策引导与制度供给。通过制定纲领性文件明确社会培训战略目标、重点领域与质量标准,综合运用政策工具为校企合作创造制度环境与激励条件。高职院校作为“知识供给中心”与“教学运行中枢”,需将前沿数智农业技术等开发成模块化、标准化培训课程包与实训项目库,并提供专业培训师资与教学组织服务能力。农业龙头企业等市场主体关键作用在于提供真实产业需求信号与实践应用场域,确保培训内容与产业一线技术进步保持同步,并推动形成“培训—实践—反馈—优化”的良性循环。

(三)建立以实效为导向的全过程质量监控与评估反馈体系

建立以实际效果评估为核心驱动力的全过程质量监控闭环,是确保高职涉农专业与乡村振兴互动实践转型升级的关键管理保障。其本质是对互动全过程及其最终成效进行科学测量、客观评判与持续改进的动态管理循环。唯有建立贯穿需求分析、过程监测、结果评估与反馈改进全环节的评估机制,才能将过程性指标深化为结果性、效能性评价,从而驱动互动实践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提升与质量卓越。

在操作层面,需在目标设定环节将宏观战略愿景分解为具体指标。评估实施环节坚持评估主体多元化,引入政府主管部门审计评价、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测评,并将服务对象满意度作为核心依据。评估方法上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既运用大数据技术追踪毕业生职业发展轨迹,也通过深度访谈等方法理解职业教育互动对乡村社会资本积累等方面产生的长

远影响。最后,评估数据、结论与建议需系统、及时、有效地反馈至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全过程,成为驱动高职院校进行专业设置动态调整等最核心的依据。

四、结语

在数智技术重塑农业生产方式与乡村产业形态的背景下,本研究探讨了湖南高职涉农专业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双向赋能、协同共生”的机理及其实现路径。二者基于人力资本持续投资与知识技术双向流动构建协同进化系统。乡村振兴产业数智化转型对人才提出复合型、创新型要求,构成驱动高职涉农专业改革的外部拉力。职业教育通过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将前沿数智技能等注入乡村,提升乡村社会吸收应用新技术知识的学习能力与内生创新资本,完成从外部“输血”到内部“造血”的功能性跃迁。

推动这一互动关系走向更深入阶段,关键在于构建能够敏捷响应产业变革的职业教育新生态。这依赖于紧贴智慧农业产业链需求的课程体系重构、政校行企多元主体深度协同长效合作以及以实际效能为导向的科学评估与反馈闭环。展望未来,涉农高职院校必须强化其作为区域农业技术技能积累中心等战略定位,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将教育教学过程更深融入乡村产业发展与治理现代化实践之中,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 [1] 王江,杨磊.涉农高职院校培育全科“新农人”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6(2):15-23.
- [2] 杜宗洪,李彬彬.涉农高职院校农业类专业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探索与思考[J].农业开发与装备,2026(1):54-56.
- [3] 黄丽纯,李东,夏玄,等.乡村振兴背景下涉农高职院校农村职业教育的探索与研究[J].黑龙江画报,2025(24):31-33.
- [4] 冯树林,仝玉琴,熊忙利,等.新质生产力背景下高职院校涉农专业实践教学探索[J].智慧农业导刊,2025,5(22):168-171.
- [5] 魏淑梅,王灿.“训研创推”四维联动乡村振兴战略下高职院校涉农教育的模式重构与实践[J].智慧农业导刊,2025,5(18):51-54.
- [6] 艾金龙,刘祯,王欢.数智技术时代湖南高职院校涉农专业提质升级与优化布局研究[J].现代农村科技,2025(1):115-117.